

剡水滔滔养甘棠

沐小风

清人孙达诗云：“剡水蜿蜒卅里长，晦溪自北会公塘。”公塘，即公棠的旧称。书圣王羲之的好友、东晋名士孙绰在公塘种植了很多甘棠树，公塘便有了公棠这一雅称。孙绰博学多识，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玄言诗人，王羲之“曲水流觞”兰亭盛会，40多位高手临流赋诗，孙绰被推选为《兰亭集诗》作跋，可见其非凡实力。孙绰“居于会稽，游放山水十余年”，意思是在绍兴一住十多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游山赏水访友，自得其乐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，如掷地金声的《游天台山赋》，赋的开头“天台山者，盖山岳之神秀者也。涉海则有方丈、蓬莱，登陆则有四明、天台。”他到过四明山，往公塘移植甘棠估计就是那时候的事。

话说剡溪从源头一路奔流到公棠时，正好拐到第九弯，是谓“九曲”。正逢奉化江的主源流——西晦溪从亭下湖纵泻而下，二水相汇，溪面骤阔，滔滔直朝古镇溪口而去。据史书记载，自宋朝至明代，九曲之水深可通舟，公

棠又位居四明山咽喉要塞，加之自然景观迷人，可以想见公棠村时年车声辘辘、人马喧嚣，风头一时无两。1069年，宋朝政府在此设立“公塘巡检司”，建兵寨一座，屯军90名，专事缉拿盗贼及私贩茶盐矾者辈。这个县衙派驻的重要军事、行政综合执法机构，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才被撤销，裁员转去扩充了倭寇侵扰严重的奉化海防第一线皓塘巡检司。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清前期，公棠繁华落尽，成了昨日黄花。

当年既是南来北往商旅繁忙，必有香火鼎盛的庙宇祠堂。乡主庙就是这样一座庙宇，气势恢宏的鎏金屋檐，高翻卷翘的五牙山墙，古朴厚实的木门雕栏，不知道羁绊了多少贾客的脚步和目光。据传当年金兀术大举南侵，村中一位冯姓乡主组织地方义军奋起抗金，不幸牺牲，乡民遂建乡主庙以示纪念。小康王即位后，为表其忠勇，赐封“剡源显济庙”。后成为过往行旅香客歇脚聚集之处，每年几度庙会，热闹异常。据村中老人说，蒋介石也曾多次来此庙敬神，1948年赴台前夕，还亲率一众子孙入庙跪拜，态度极是虔诚。出得庙门，蒋一时兴起，竟举枪将树上一只麻雀击落，随即他

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一改返程路线，匆匆往亭下方向而去——可能他是想让自己“停下”吧？只可惜命运给出了与他的心念截然相反的答案，他可能也未曾料到。或许在很久以后，他依然还会回想起那一日的剡溪边，遥远的天际，暮色已苍茫。

剡溪九曲景观大道在公棠村北，沿着洁净宽阔的水泥路向前，举目山峰连绵，身旁雷竹连片，路边堆放着小山样的薯糠，空气中有着葳蕤的植物气息，一红一蓝两只蜻蜓跟了我们一路。抵达“白鹤山庄”农家乐门口时，我们下车开始沿溪步行。石砌栏杆外侧，就是不停奔流的剡溪水。溪面是那么宽阔，将那时天空中密布的彤云统统纳入了怀中，那一溪的云随水跃下堤坝，激起一排洁白的浪花，流经几个卵石滩，流速减缓，水面又成了镜子模样，云儿面貌恢复如初，清晰地在上面荡漾。随同的村干部指着一片水域说，张学良囚于雪窦寺时，夏季很喜欢来此处游泳，当地百姓都知道，那一处是张学良“摸球”（游泳的土称）的地方，大家都会有意避开以示敬畏。再前面一点，就是晦溪、剡溪二流合汇处，那儿曾经是个弯月形水

洲，现在为了下游的百姓安全，趁着“五水共治”之机，将其拓宽打直成了今天这般平顺的模样。的确，目测此处溪面又比前一段宽阔了好几十米，水流的速度慢了，气势却更足了。

伫足北眺，一座座赭石顶的欧式别墅如漂亮的积木散落于草坪林荫间，外围一道时有时无的石驳长堤弯弯绕绕，哦，原来那是著名的银凤山庄度假村，它竟然与公棠只有一溪之隔。眼前正好有个小伙趴在栏杆边钓鱼，上钩的小鱼儿一条接着一 条。溪流中央，一只白鹭张着巨大的翅膀盘旋不止，仿佛在跳一支韵律灵动的舞蹈，一忽儿又停止低飞，在一个小沙丘上缩起一条腿站定了，优雅的身姿像个美丽的符号。水声明明铺天盖地，我却在恍惚间觉得天地静默，一颗心魂穿越去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

剡溪山重水复，跌宕起伏，从一开始的激情涌动，到后来跌跌撞撞，到如今开阔通透，从容不迫胜利向前，就像一个蕴藉了太多情感的老人，他最终绽开的温熙笑容里，包含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历练之后的安静与释然。今天的公棠，宁静淡泊，靠的正是剡溪九曲对它的养护。

王杨波

在乡下不能没有院子，失去了院子的乡村好比缺失灵魂。那个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与青春的外婆的院落，时隔十年有余，心里想起来还是暖意融融，仿佛一道阳光洒遍心窝。

还记得庭院的大门，是陈旧剥蚀了铁锈的双环扣门，轻轻一推开，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蔓延在空中，花的清香，草的芬芳，泥土的咸涩混在一起，酿成了一种独特的气息扑入鼻尖。这就是庭院的风格。庭院的大小角落花样百异，安然各居，有扎根泥块的，有稳卧盆凹的，高低错落，俯仰坐姿。生活在乡村的地方，似乎从出生那刻起，就已经被庭院牵连了起来，整天要与花草、牛羊相依为命。或许是命运的驯化，没有亲人陪伴的村民看到这些花谢花开更有家的味道，更恋家，也就更荡漾出一份安适的踏实。一阵风吹来，雪白，粉润，灿黄的花瓣从树上散落，好像美丽的诗酒向朴实的村人的心田。此时，外婆总挂着笑，乐吟吟地拉着我，静躺院落的藤椅上，讲一些当年的事。关于她的，和关于我母亲的很多年间的每一个金秋，外婆院落里的柿树总坠满“灯笼”，一团团喜庆地照亮院落的灰白。远看，似一片俏皮滑溜的笑脸。柿子是当时农村人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，柿子的花、根、皮都是很好的药材，更是家家户户的桌椅、面板等农具的构成材料，在当时看来，柿子树简直浑身是宝！

土墙，花草，柿树，藤蔓。那时我的目光里只有呈现出这些，若把这些东西拼图在一块，便是整合的乡村油画，挂上我的心房。庭院少不了这点滴的陪衬。就像我少不了外婆的呵护，外婆少不了她的岁月一样。庭院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落根，这是我所挂念的。我不知道诗人、画家、音乐家诸如此类的灵感从何而来，于是乎一直疑心陶渊明没有享受过真正的乡间生活，不然《桃花源记》和《五柳先生传》为何没有描写庭院的诗句？缺失了庭院的世外桃源，那是何等的遗憾！

外婆家的庭院在一天天地更新变异，变得跟世界相通，跟时代接轨。土疙瘩被抹平的水泥替代，赫然嵌上了一条中央人行道，瞬间坎坷的院落分割出对称的两块，美丽绚烂的花草盆景，齐刷刷地接受了“艺术化”修剪，还有左边柿树，右边藤蔓的诗意点缀亦刚亦柔，和谐相映。于是乎，庭院中的生活也水涨船高，好比一只万花筒，异彩纷呈。

但是童年的往事，已经成了一张记忆的网。那种网捕捞着生活中原始的快乐和酸辛，但是当时的辛酸，在今天看来，却是甜美的。因为从未消失过的院落见证了一切生活的蝶变，那些回忆在不经意间已经洒下快乐给需要快乐的人。人情味、花草味固然很多，但，我在庭院中收获的却是独一无二的“生活味”。

岁月的航程在不断行驶，转眼间，一切都日久弥新，不复原初。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，外婆和她的庭院渐渐跟不上我的步伐，看着我远离。很久之后，忙碌之际，偶尔想起回去的那一刻，依然是崭新的石灰墙，陈旧如初却温存犹在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奉化人，依山傍水的家乡，“庭院”一直是我的心弦。只要一踏入庭院，亲手捡起庭院里的瓦片，久违的内心便会重归踏实。那时，无言胜似有言！

我知道，土坯庭院终将脱胎换骨成“钢筋”和“玻璃”的寓所。

我也知道，总会有一天，我再也看不到有外婆影子的庭院。

我更知道，终有一天，我与庭院的缘分也许只有徘徊和匆匆罢了。

庭院是美好，但时间赋予了告别，也寓示了重逢，我们告别了岁月的洗礼，倒不如化作思念，化作尘沙。人必定告别娘胎，告别童年，告别世界，物亦如此。随着时代的更替，从前美好的东西都会成为烙印，但我们都应该学会珍惜，学会珍藏与适应。

时光不停的流转，从我们的身旁跑过，从我们的头上飞去。匆匆岁月中，我们会遗忘和忽略那些我们自认为永不忘怀的事，只要家在，庭院在，温暖美好也将不褪色。

宁波湾美景

邹宏尉 摄

你好，银山岗

原杰

近段时间，裘村镇的银山岗声名鹊起，她与白岩山、菩提岭等一起成了网红景区。除了文物普查队发现了明朝时开采过的矿洞遗址——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“龙潭”。特别是建起了风力发电站——几十座风车在山顶蜿蜒成巨龙，蔚为壮观；下面还有配套的彩色风车公路，引人入胜……这不禁引起了我的关注。因为从小砍柴锄笋，五十年间多次登上峰顶。为此，决定利用清明前后、蛇虫百脚还未醒来之时再爬一趟山。

银山岗，古代叫赤堇山，这座海拔549米的山峰，虽说不算高，但由于在象山港畔拔地而起，所以看上去也蛮雄伟壮观的。据说，我们古鄞的县名便与她有关（因为山上产一种赤堇的草，现山北鄞州区还有赤堇地名）。东汉《越绝书》上说：“赤堇之山，破而出锡”，认为山上有银矿，为此在十九世纪初还上演过山下村民驱赶外国采矿者的壮烈一幕……这应该就是银山岗山名的由来。

第一次爬银山岗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，我读小学三年级。在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，我与同学相约上山采笋。一来，常听老人说起山上有银子宝库，令自己好奇；二者，镇上孩子都以登上裘村第一高峰顶

峰为荣。记得当时山上林木繁茂、郁郁葱葱，百年老树比比皆是。我们是从镇后“冷坑”——银山岗的西北角上去的。两人一前一后、忽左忽右，一边爬山、一边采笋，互相招呼不要拉下，同时报告“战绩”。快到峰顶时，发现了好几丛名叫“金竹胖”的笋。山上的风很大，四脚蛇（蜥蜴）还有返青的柴草，好像在迎风起舞。从山顶上望去，往北看，远处隐隐约约便是宁波城。

到了九十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教书，有一年回家过年时忽然想起要登山。也许是气候的缘故，第二次爬山的感觉如同那一日的天空：灰蒙蒙的。一路上只见枯黑的树桩和裸露的荒地——山上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山火，历几天几夜而不熄：“我已认不得老家山上的树/只认得树下长满苔藓的岩石/岩石下的小溪/叮叮咚咚/绕过一个棵树桩”（见拙作《老家山上的树》）。而此时天上又下起雪来。山上的雪落地不化，随风飘扬，有一朵甚至飘到了眉毛上，润湿了我的眼眶……

此后几十年，我没有再登上过山。客观上父母已随我去城里，平时很少回去，同时也怕再见到那种景象。可对山的思念却与日俱增，特别是在了解到银山岗是赤堇山后，便很想实地去“查验”一下历史。

清明节的最后一天，我起一大早，坐一个半小时的中巴车来到山下

的裘村镇，怪石嶙峋、高耸入云的银山岗便映入眼帘，更引人瞩目的是新耸立山顶的风车。下车后，我特意到镇中住了十几年的老屋转了一下，而后沿着芦溪路向东，经过老祠堂、卢家桥头、东荣庙——这些地方都是我年少时打柴采笋的必经之地，而今都一一作了标识，作为古镇游的景物点。最后在卢家岭下、养我长大的外婆坟前磕了几个头后就开始爬上山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已是汗雨淋漓的我，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：终于来到了银峰下的小蟠龙茶场。面积数百亩的小蟠龙茶与一旁的白菩提岭白岩山茶，同属高山云雾茶，为浙江省名茶。茶园尽头，通向顶峰的路消失了，满山皆是一人多高的白栎（俗名柴子树）。人在树丛里行走，说是走其实是“钻”，那些肆无忌惮的荆棘，把人的手和脸抓得血殷殷的……由此也真正体会了鲁迅先生“路是人走出来的”这句名言之含义。这是不是前些年飞播造林的成果？可很快就被自己否定——由于经济发展，人们用上了液化气，不用再砍柴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白栎，便步步为营，占领了整个山岗……

最后终于爬上了峰顶。用心搜索，已找不到赤堇草（找到了也未必认识），却摸到了位于东南角的采矿遗址。那是一条长百米、宽约30米的碎石流，虽历百年却依然寸草不生。解放后这里也曾开采过，人们

传说的银子，其实是一种铅和锌的合金，由于品位低、还未成熟而停止。在山顶近距离观察那一长溜风车，更显其庞大与壮观；与她配套的柏油马路，两旁栽种红黄花草，则如一条彩带将银山岗、白岩山及近年整修过的菩提岭连成一片。可这些风车也给银山岗带来些许成长中的烦恼：“银山风雷动，赤堇鸟雀静。龙虎皆无眠，风车新压顶”（见拙作《银山岗》）。银山岗又称“虎山”，它向西南延伸部分名“小蟠龙”）……

时间已是下午三时，还要乘中巴车赶回城，得下山了。想到由于年岁关系，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登山，就恋恋不舍，又抬头远望，恨不得把景物全都印到脑海里。山北鄞州区雁村、上周村一带，原来遍地的砖石屋、泥墙屋，已被崭新的水泥楼房代替；北面不远处那高楼鳞次栉比、道路宽阔、绿树成荫处，可是宁波新城？南边的象山港畔，则大桥横跨，码头与工业区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。而山下的裘村镇，农居面貌也是焕然一新……五十年岁月悄悄流逝，自己已是一脸沧桑。可绿树不老，若干年后就会像我儿时那样繁茂、茁壮；青山不老，那尚未成熟的矿藏还要生长几百万年；小镇不老，她正以建设国家级旅游小镇为突破点，日新月异向前发展。

啊！强劲的东风，把我的思绪吹得又高又远……

星星

原野闪电

遥望夜空
闪闪的星星
似你晶莹的眼睛闪烁
俏皮
美丽
又可爱
想拥抱你
问你此时此刻正在想什么
张开双臂却又够不着
春季的夜晚还是有些凉意
想拥抱温暖
你眨眨眼睛
给黑夜带来些许光亮
带来期盼

也许太遥远
感受不到你发出的热
当你化作流星划过天空的那一瞬间
留下了美丽的倩影
而我却无法感受到你澎湃的脉搏
在无数个夜里祈祷
希望有一天你化作雨滴
洒向大地
滋润那些干枯的田地
闪闪的星星
闪烁的眼睛
想抱一抱你
张开双臂却又够不着
……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，送货到家



三味书店
sunway Bookstore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：0574-88571555 88881168